

杏坛生涯起步于“南洋”的马君武

● 陈宏观

教育部技正等职)回忆:“吾班课程,除国文、英文、数学、历史、地理、卫生、体操外,并设有国语、日文……上述课程由王引才、夏颂来、陈景韩、徐研农、梁钜屏、马君武、杜亚泉、王季贞、王立才诸先生分别教授。”特别值得一提的是,不仅是马君武,丁文江、胡敦复、胡明复、李登辉等民国大师,作为海归学者回国就业的第一个岗位,都是在南洋中学。这是和王培孙校长识才、爱才,用心、热心,交友广泛有着直接关系的,此为后话,此处不提。

马君武住在位于大东门的教员宿舍,平日上课,循循善诱,与学生之间接触相当密切。学校教育成果显著,朱葆芬说:“吾班毕业人数原属不多,计约十人,其中六人先后赴美入大学深造,一人赴日攻医,余则在国内任教。”其后一届的学生周开基(后与胡适、竺可桢等人一起考上第二期赴美庚款生)对马君武也印象深刻,称其是“当时知名之士”。

另一个重要节点,则是1927年,南洋中学编辑《南洋中学三十周年纪念册》,马君武作序。这正是马君武受邀创办广西大学前后。序言开篇便说:“以吾

识上海办教育最有成绩者,盖莫若吾友王君培孙者。”在讲到南洋中学发展后,感叹“自开设育材书塾至今,盖三十一年矣。其为社会造就之人材,殆不可胜数。而培孙殷殷恳恳。其意气一如当年。初见时,培孙办事务求切实,不为高论大言。凡曾与共事者皆爱敬之。其待学生,亲厚如家子弟,情意至深。此培孙之办教育所以有成功。”教育家王培孙“办事务求切实,不为高论大言”的品行,也成为马君武专心教育事业后孜孜以求的目标。从此马君武不再是张园里挥斥方遒的演说者,不再是《临时政府组织大纲》《临时约法》等官方法规的起草者,成了创办广西大学、并长期任职的实干家。

许多学者认为,马君武弃政从教源于其任广西省长期间,与军阀交恶,座舟招袭,家人死于非命一事。1922年到1926年的四年里,马君武在政界、教育界徘徊。既任过北洋政府的司法总长,也任过上海大夏大学、北京工业大学校长。笔者认为,1926年马君武拒不就任北洋政府教育部长,开始正式退出政坛,专心科学教育事业。自1927年,马君武受邀开

始创办广西大学后,他的后半生便于这所学校紧密相连,两度出任广西大学校长(1928.10-1936.7;1939.9-1940.8)。

最后,再提一个人——朱少屏。他是马君武在南洋中学任教时的学生,志同道合的好友。后参与发起创办南社,长期担任寰球中国学生会总干事,在任国民政府驻马尼拉总领馆的领事期间为日寇所害,英勇就义。1914年6月,朱少屏为马君武刊印的《马君武诗稿》,由上海文明书局出版,这是诗人马君武留存下来的唯一一本诗集。

取快递的老人

● 崔立

周末的一场大雨后,体感舒服了许多。我摸出手机,对照着快递智能柜上的数字键,摁下了一个个的数字。我的那份快递,在其中的一个柜子里,轻轻地被打开了门。

在我取出快递,关上门的同时,看到了一个老人,伴随着的一个声音:“能帮我取一下快递吗?”老人顺势地,将放大的短信界面给我看。我说:“好。”刚好给他摁下数字,马上又停住了。上面显示的,是六合苑门口的快递智能柜,不是这里的。我说:“你应该去六合苑门口,快递在那里。”老人说:“我去过了,那里没有。”

我看了下天空,天空还黑黑的,暂时没有下雨的迹象,不时有微风吹在裸露的臂弯肌肤上,很凉快,也不觉得冷。

我说:“我陪你去拿吧。”我跟随老人,去往六合苑的门口。其实,两个小区的门口并不远,相隔也就一二百米而已。我已经把脚步尽量放缓了,还是把老人落下了好几步。看得出来,老人是很努力地要跟上我。我走了几步,停了下来,摸出手机,假装要看什么。其实我什么也没有看。

终于,六合苑门口到了。老人摸出了手机,又点了刚才的短信,放大了,给我看。我在智能柜取件的页面,按着数字,一个一个地摁上去。数字摁完,智能柜的其中一个柜子,顺势地就打开了。是一个盒子。

老人说:“呀呀,刚才我怎么没打开。”老人取过盒子,盒子不大不小,他拿着完全没问题。老人忙不迭地再三向我道谢,说:“小伙子,难为你特地来帮我取快递。”我说:“没关系,我刚好要出来走走。”

老人进了六合苑的小区,走路的速度很慢,甚至说还有些蹒跚。我看着老人,看了有一会,不忍在看下去。转过身,我就走了。

我在想,我老了,是不是也会这样?每个人都会老,对不对?

那就力所能及的帮助他们做些事情吧。

桂萃苑

刊头书法 张焯

翻看马君武简历,可谓眼花缭乱。注有学者、政治活动家、教育家、诗人等等多类标签。应该说马君武首先是“学霸”,著名学者,学贯中西,文理兼通。精通英、日、德、法等文字,曾用旧诗格律译拜伦、歌德、席勒等人的诗篇;编译了《德华字典》等书。《共产党宣言》的纲领,是他首次译成中文,刊登在《民报》上;《达尔文物种原始》(即达尔文的《物种起源》),也是他第一个翻译成中文,由中华书局出版发行。

在其经历中,前半段以政治活动家为主,是政治风云人物,《民国大腕》评价他“在晚清革命中的地位不下于秋瑾和陈天华。”曾参与起草同盟会章程,先后任孙中山非常大总统府秘书长,南京临时政府实业部次长代理部务、广西省长等职。后半段则以教育家闻名,有“北蔡南马”之誉,与蔡元培同享盛名。马君武和南洋中学渊源颇深,他作为教育家的二个重要时间节点,在南洋中学都能找到印记。

第一个重要节点,教育家马君武的杏坛生涯起步于南洋中学(当时称上海王氏育材学堂)。那是在1903年,马君武留日一年多刚刚归国之际。据当年毕业的南洋中学校友朱葆芬(毕业后赴美康奈尔大学留学,归国后任复旦大学教授、

梦里花落真勿少

● 黄政一

狼山,相传有白狼出没,又传山形似狼,两者叠加终于定调。后来又几度改名琅山、紫琅山。伊坐落在南通,踞五山之首,面朝长江。三毛去世,“三毛之父”也难过。张慧萍大姐与阿拉想到了出版点啥纪念一下,“当家人”贺崇寅先生大力支持。《三毛梦》音带定了选题,我们俩分头进行组稿编辑觅资料。最艰巨的任务是如何寻求“三毛之父”的帮助,我们担心刚刚失去爱女的张老会婉拒我们的请求。

去张府的路上兴奋之情溢于言表,忐忑不安,诚惶诚恐那是真的。冬日里的二楼朝南的张府很温暖,张伯伯一家人热情接待,零距离见到“三毛之父”真有点手足无措。握住张伯伯温暖的手,望着伊和蔼慈祥的面庞,阿拉如沐春风,倍感舒心。张伯伯坐在藤椅上对“三毛”去世深表惋惜,张老夫人说“三毛”有一回受邀乘船游三峡,一上船就被旅客认出,盛情难却,伊为船上所有的乘客签了名。当听说阿拉要出版纪念“三毛”作品的朗诵音带想请伊题签“三毛梦”时,张伯伯一口应允,此时伊已深受帕金森氏病的困扰两手颤抖不停,平时已勿多写字,但伊这回破例了,在家人的扶持下挥毫写下了“三毛梦”,三个苍劲的大字包含着伊对爱女的深深怀念之情。第二次拜访张府是将封面打样稿请张伯伯审定。伊看了不住地点头表示满意。阿拉从包里取出一本自己编译的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、王冠先生责编的美国著名的漫画大师查尔斯·舒尔茨的漫画集《花生》,呈上请他提提意见,伊不停地翻看着,鼓励我在这方面多做点译介工作,因为伊是《漫画世界》首任主编,查理·布朗、露茜、小狗史诺匹当然晓得了。阿拉说



泊(摄影)

孙逸

准备编译《花生》续集,恳请伊题写书名时,张伯伯笑呵呵爽快地答应了,并表示待天气暖和一些、手脚活络时便为阿拉题写。阿拉当时兴奋极了。

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节目主持人滕佳也是三毛的“铁粉”,也很想采访张伯伯,伊从我同学那里得悉我的情况,便急电我一定帮忙引荐,在征得张家同意之后,一个暖和的冬日,第三次踏进张府,分外亲切。滕小姐的采访顺利完成。张伯伯在洁白的宣纸一连挥毫颤巍巍地写了三遍“花生漫画集”,前两个都打了x。第三次写好并签了名,回头笑着轻声细语地说:“依挑选一个吧。”一句话让阿拉感谢不尽。

“三毛梦”请著名配音演员曹雷老师担纲,伊也十足一个“三毛迷”,身边收藏了三毛在内地出版的几乎所有的作品。伊告诉我,为至今未买到那本《我的宝贝》而懊丧不已。曹老师声情并茂地演绎让

“三毛”的作品又升华了。音带封面的底色选用了三毛生前最喜欢的土黄色,选用的照片是张伯伯提供的三毛生前最为得意的照片。音带的内容是《梦里花落知多少》《谈心集》等。音带发行甚好,反响热烈。也收到了来自南通的沈文冲先生热情洋溢的信。伊也是“三毛迷”,伊想买《三毛梦》的音带但没觅得,恳请阿拉帮忙,并让我转交伊写给曹老师的一封信。面对“发烧友”阿拉立马回信并送伊一盒。这让沈兄更加激动。一封信一盒带瞬间拉近了彼此的距离。三年后阿拉夫妇俩从芦潮港坐上气垫船颠儿着直奔南通,伊特地码头上接风,给了阿拉大大的“待遇”。伊陪阿拉夫妇观“第一山”狼山,真面目终于识得,往山顶步道边见到了骆宾王的衣冠冢,“鹅鹅鹅,曲颈向天歌……”立马在耳边回响,站在广教禅寺外的大平台上,春风拂面,极目远眺,江水滔滔,百舸争流。